



戰國策譚極卷第三上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

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

益州皆屬焉。按弘農今陝州靈寶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扶風今鳳翔府馮翊今同

州北地今慶陽府上郡今延安府綏德州西河今山西石州安定今平涼府天水今

鞏昌府隴西今縣又臨洮府巴蜀今四川廣漢今城都漢州犍為今叙州府武都今

瀘州金城今臨洮府蘭州武威今陝西行都司張掖酒泉燉煌俱同上牂牁今烏蒙

府越雋今四川行都司益州今雲南

孝公

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此為重今考其舛謬不合

者各見本章按
索隱名渠梁

衛鞅衛之庶孽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痤

曰此據史愚謂公孫魏之公孫也庶孽孝公以

為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今

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公平無私

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

是為黥劓其傳墨涅其頰曰黥截鼻曰劓太子

惠王其年之後道不拾遺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諸侯畏懼然刻

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基耕戰書與其人之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蘇軾曰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遊略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蘇軾曰帝秦者

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

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

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蒞臨也集韻頃少選商君告歸

懼誅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

者身危君之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兒男曰

生曰嬰嬰匈前也投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

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補曰更為臣也且

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

還時自商欲歸魏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

商君也亡秦者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焉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董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許應元曰商君治秦峻法巧文強服之耳秦人不愛也罰及太子黥劓師傅怨深刺骨此寧有全理耶曷不及孝公之存奉身而退卒靡骨咸

者之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一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

後人追書耳按索隱名駟

蘇秦始將連橫

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

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曰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

說秦

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三郡並屬益州

北有胡貉

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

代馬之用

代幽州郡

南有

巫山

在南郡巫補曰正義云夔州巫山縣

黔中之限

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

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郡後為武靈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辰施元等州正

陽也商君雖智天道豈遠也以私智禍秦又禍天下乃欲以身避禍天下雖大將安達哉即去秦天下殺之矣

蘇轍曰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其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

許應亨曰按史稱秦是時誅商君不用游士之言於義為得不然秦之策豈出張儀下哉

揚一奇曰蘇秦合縱之說欲合六國以抗秦張儀主連橫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問縱橫之說孰近曰縱善於橫耳必求其是必連諸侯以尊周始得陸深曰此乃太史公列傳也

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

東有殺函之固

始皇紀注殺二殺函函關也在

弘農補曰左右殺有二陵杜注在澠池縣西函見周策

田肥美民殷富

殷盛

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奮擊者

沃野千里

沃言其肥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便於攻守

此所謂天府

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

天下之雄國也

物之雄者強

以大王之

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

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

教猶習

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効

奏進効功也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

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

文章法令也

不可

田汝成曰只此
數句幾於王道
惜蘇秦擾之耳

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

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

異猶它也俟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蘇秦

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

國名黃帝伐涿鹿屬上而禽蚩尤尤黎氏之後事見史堯

未詳伐驩兜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

子此游士之辭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

故以戰續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

國言帝王事類如此舜伐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正曰事見書

不必禹伐共工流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

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而

擊馳擊輻所奏也相擊而馳言言語相結約親也補

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

態替濁屬王聊留服蒲比反信新兵濬荒反

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

同飭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

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

司文書多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陸穩曰此以下
一段叶韻之文

張洲曰信義乃
聯屬國家之大
本而蘇子以為
不親於理殊不
當此特興言以
起重戰之意耳
策中凡類此者
不可枚舉亦取
其文辭則善讀
矣

田蕪菴曰此四
句分明是商君
已行之法

按趙策蘇子
以三見李兌
而得貂裘黃

所聊集韻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正曰章亦明

理下句文辭謂辭之文章法理正曰章亦明兵甲愈起辯言偉服也謂明著之言章顯之

文者三語文勢同曰偉一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正曰明言

作偽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天

下不治舌救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

集韻厲嚴也正曰厲即礪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夫徒處而致

利徒猶空也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

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

戟戟有支矛撞手構也正曰然後可建大功是

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

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尚誣敵國

也誣服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臣諸侯言敵

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繼忽

於至道皆憖於教憖不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沉於辯沉猶溺於辯溺謂為以此論之王固不

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戰國策卷三

金彼有明珠
和璧不見於

許應元曰燕鳥
集關事史不載
載秦揣摩成後
復說周顯王不
用然後說秦不
用說趙肅侯不
用爾後說燕而
使之合齊與此
迥別又載妻嫁
不禮事在說秦
王前豈秦嘗兩
入秦國耶
歸有光曰士君
子失意時犬都
有類蘇子夫以
家庭之間骨肉
至親情狀如此
薄惡之風良可
嗟嘆余每讀至
此未嘗不為之
掩卷

陸深曰是鬼谷
所傳秦游說之
術本諸此
按索隱揣摩
鄒誕本作揣
靡靡讀亦為
摩王劭云揣
情摩意是鬼
谷之二章名
非為一篇也
唐順之曰蘇子
刺股讀書古今
稱其有志及觀
其言所慕特富
厚寵榮而帝王
之術臣民之任
略不加意亦何
志之陋與

貂鼠屬大而黃
黑出丁零國
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資貨也去

秦而歸羸滕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擔通作羸滕

字通用倫追反易羸其角羸其瓶孔穎達云褐

累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滕即位所謂

復也注說下與履躡不履躡履也正曰史虞卿

倫而擔橐又已言矣

與儻負書擔囊高注橐囊也然則此字元作橐

橐無底囊有底正曰一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集

本作橐高注橐囊通言

黧黑黃色正曰黧黑色集韻誤見魏策狀有愧元作歸今色歸至

家妻不下紕機縷也不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蘇秦喟然歎曰喟太妻不以我為夫媵不以我

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

書陳篋數十篋藏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

陰符經恐非此所指索符經正曰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

摩簡猶擇練凍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讀書欲

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有說

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

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見說趙王

肅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抵掌而談集韻抵

司馬遷曰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尹起莘曰昔蘇軾有言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也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持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者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特偷取

一時之富貴非直能為六國深謀遠慮學者當知詐謀游說果不足恃而合縱連衡之事果不當尚也茅坤曰蘇秦之說六國大略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遠矣所慮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於秦兩大之國也齊楚又最遠當無恐於秦則以從秦厚之此秦所為

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潞州武安縣

受相

印革車百乘

兵車也

錦繡千純

集韻四端曰純正曰高注純束也徒

白璧百雙

補曰璧玉環也色白好曰璧

黃金萬鎰

一鎰四十四兩

補曰鎰說見前

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

相於趙而關不通

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

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

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

不費斗

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

侯相親賢於兄弟

賢猶勝

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

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

式猶用式

於廊廟之內

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岩廊廟堂尊嚴之稱正曰文

穎云廊殿下外屋顏師古云堂下周廂又岩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

福傳劉向九歎王逸注人君為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為廟堂蓋誤

不式

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

蘇秦隆盛之時

黃金萬鎰為用

轉轂連騎

後車之盛正曰車騎之盛

炫熿於道

光耀也

山東之

國從風而服

以草偃為喻也

使趙太重

為從主諸侯尊之

且夫

蘇秦特窮巷掘門

鑿垣為門補曰掘即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陽書伏

死掘穴楚策亦有

桑戶捲樞之士耳

樞門也樞木為之如捲捲屈木孟

師事於鬼谷先生者之略而六國者既已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國以從也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拒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楊一奇曰貧賤也雖宗人亦輕之富貴也雖宗人亦重之噫市道不在門外矣陸深曰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子之人品居然見矣

也伏軾車前橫木搏銜集韻搏挫也蓋猶頓銜勒也橫歷天下歷過

也猶橫行也庭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

下莫之仇集韻匹也一本天下莫之能仇仇抗古字通

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

除道清汛掃也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

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媵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

匍匐匍匐也四拜自詭而謝集韻跪小拜也既拜復膝地蘇秦曰

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避也媵曰以季子位尊而

多金譙周曰秦字季子正曰司馬貞曰此媵呼小叔為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

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

世上勢位富厚益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

肅侯十六年此四年彪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成就遠足誇媵

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賭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

兄弟媵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

用乃之趙奉陽君死乃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

勞與策小異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

以虛聲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

恐之

田藝衡曰灼見
合縱之敝

王鑿曰寒泉子
不欲使武安子
而欲使張儀合
縱成敗之機有
如此者

秦趙固負其衆

負猶恃

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

乎諸侯諸侯不可一

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

亦明矣

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

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

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諭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

寒泉

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

敗城邑日墮

請使武安子善

我國家

稱國家之美正日能美善我國家

使諸侯請使客卿張

儀

魏人仕秦惠五年為客卿

秦惠王曰敬受命

按起以昭二十年為武

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日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

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補曰使諸侯之使去聲餘如字

楚魏戰於陘山

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

山魏襄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正日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鄭縣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又謂楚北有汾陘之塞即此皆一地也愚恐汾字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訛也說見彼條○從通鑑在惠後六年高注作惠

魏許秦以上洛

屬弘

以絕秦於楚

使不助楚魏戰勝

楚敗於南陽

荆州郡非修武所謂

秦責賂於魏

責求也魏不

與管淺

秦人

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

懷曰魏許

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

襄正日惠

背寡人也王何不

李蒙曰在魏則許地而不與在秦則絕楚而復通相欺相詐相與相害變態不常而戰國策士比比工此術以庭說諸侯習以成風較之上世信義之俗相去懸絕矣

劉黃裳曰魏見已可自守而楚不足患不許秦以上洛而於楚角决雌雄可也秦何欲秦之絕楚也不則真見秦之不當與而高城深池堅壁以待之可也奈何因秦楚相遇而卒以上洛效秦也為謀之失儼若三歲小兒朝更夕改魏之無人良可卜矣

與寡人遇會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

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

得地楚之惠也補曰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

一本以魏地德寡人厚幣往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辰翁云多弱字

善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

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與秦遇魏王聞之恐

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遇於境

此下脫簡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

在韓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楚乎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為

有陰於秦魏也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

且罪鯉云云

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

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

不如別是以鯉與之遇也救邑之於與遇善之

本明白加好於魏正曰敝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

以為善益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

楚使在焉故齊疑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

鯉而德周秦齊魏解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正曰以齊楚交

張洲曰秦楚方
歡而欲留使求
地此何名也
許應亨曰客計
大謬更與不如
鯉者乳兒語耳
鯉雖自脫亦以
利秦益陰操而
陽憐之也

李夢陽曰張儀
之為秦計可為
萬全而戰國取
地之法多用此
術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

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

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姚云是便計也是便計也便猶

安利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

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

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

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

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用後策陳軫云又何重

孤國即此文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

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來使之使去聲

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

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

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曰蓋王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

能守王必取之自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

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地七百里時入秦邪補曰正義

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以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

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戰勝威王楚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

魏兵罷救罷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

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涇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後也涇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構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萃姚同說秦惠王曰臣

恐王之如郭君郭號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北號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

何洛文曰田華之為陳軫作說客其言曲而中理確情真自足取信此得善說之術者

號仲之封在岐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號東號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號也

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僑郭大夫

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乃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

因而伐郭遂破之屬河東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老老成人補曰汲

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敵也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

破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實之奇宮之奇以諫而

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

按陸深曰于者之者疑衍惡使之惡也

按歐大任曰此策當在後二策當在前誤書也張末曰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陳軫之

曾不逮二子而木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而身處其佚軫其說士之巨擘哉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右子謂其文亦出張儀右

甚哉先儒之拘質也明是多一者字何用曲為之解哉

唐順之曰此數語詞緩而意深最易投人之聽

為王時亦未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

志故稱之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補曰姚云

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

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筮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

云然因其自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勿聽

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

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

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

乎聽猶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

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

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

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

枕之高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

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

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天下欲以為臣賣僕

越太宰嚭讒之賜劍以死者良僕妾也良善出婦嫁鄉

妾售乎閭巷去也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

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

我圖

許應元曰軫出常出儀前然而不如儀之得秦者儀心乎秦而軫心乎楚也其不見害者其智勝也

遺之美男左傳所無若以其族行得謂非亡乎何云不言

李陰曰陳軫所言議論正大引喻直切且無欺詐之習虛誕之詞戰國奇士也何孟春曰嗚呼此人情也在已而在人異觀而不正之人終必人之所棄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善哉言乎是宜丁公被戮於項王之後屈氏獲顯于隋滅之餘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

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

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

之隱者補曰情實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輸寫也輸寫以告之

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

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

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

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之也補曰一本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

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

輸楚正曰故之楚之之往也楚人有所妻者人

詭其長者詭相呼誘也補曰長者詈之詈罵詭

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有兩妻者死

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詭者對也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汝何為取長者

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為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補曰許我

晉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

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當有情字輸楚楚王

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

楚與不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

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補曰孰熟通說文生熟字本

但作孰後人加火以別之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

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

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

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

田藝衡曰此是張儀心術所在兼得其狀

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

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

何以軫為忠忠補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且見棄軫不之楚

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駿

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

離群者也正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已軫往來其間其居

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猶

為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正歸乎

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楊慎曰犀首欲義渠君勿援秦也
何孟春曰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不共攻秦燒燔而侵掠也
黎民表曰只此數語甚簡徑明確

何洛文曰義渠君特蠻夷之長以公孫衍一言之政慨然却賂與師不忘前言與六國諸侯見利忘義受賂自私者異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

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猶實義

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

炳獲君之國炳亦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補曰炳即藝中國為有

事於秦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

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

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

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

內成臯有李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

邪正曰正義云懷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

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

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

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旬

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

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補曰按

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相秦害之乃

謂義渠君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

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

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在魏

行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

儀在魏陰為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

之後蓋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必相而害之歟○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畧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

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

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補曰轅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張儀各逞雄辯各有所據然終

不若錯之說理正事順也

注轅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瓚云轅轅險道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當屯

留之道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當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

秦使之絕楚臨南鄭亦河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補曰左

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也大事記白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

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莘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

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並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爾

周主之罪誅討也補曰周主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藉土地之圖人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唐順之曰後世奸雄皆用此策

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救名補曰

一本名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

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

視也故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正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

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

王應麟曰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楊循吉曰孔明之定須南諸夷而後謀伐魏即此意田藝衡曰我太祖先平張士誠方谷珍而後平蜀亦此策蓋先實其內且無後患也

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

元年繕甲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

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

中獨曰利補曰一本西海新序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

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劫脅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而攻天下之所

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

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臣請謁其故周天

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補曰齊字恐衍韓周之與國也周

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

合謀也并並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

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

莊相蜀蜀既屬屬猶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

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

王祖嫡曰約車并幣并猶言與也鮑注非且費力

王整曰此段文氣爽朗跌宕連用四五大字不覺其復

秦紀與表合○按其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

氏卒同義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

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為寡人慮之柰

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

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救邑之

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

臣所憎甚著

臣者唯辭也傳稱亦無大大王救邑之王所甚

憎者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補甚憎者亦無大

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救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

也救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救邑之王

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

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

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役元作沒補曰矣楚役言為

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曲而沃之役楚之惠也

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

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

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

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

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

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國

凌約言曰儀之詭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詐楚王顧深信而宣言於朝王之駭意無足怪而群臣皆賀則舉朝可知矣設無一軫楚幾無人哉許應可曰愚往謂陳軫之策長出儀前而楚卒危亡者楚王之昏庸甚矣軫奚收焉甚哉儀之詐巧于愚楚也

揚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

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

之恨惋猶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

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彌止

也通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

哉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又重絕之張

儀反絕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

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

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

李元齡曰前言在耳即恐負之小人機變景象如見

凌約言曰陳軫逆張儀之詐而獨吊可為善料事者秦果負約而王欲伐秦則又勸曰不如因賂以地齊本與國反無故而絕之不義甚矣然則當如何移其賂秦者賂齊以修舊好庶乎師出有名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及也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

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百

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

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

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

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

勝齊則得地雖下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補曰

高注事一云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

張邦奇曰去商於之誑楚儀之反覆詐諉其言之不足恃亦既有微矣楚王已欲殺之而復聽其說哉因其說而重結於秦是以坐待其吞噬之執之成也大抵儀之去就黔中之得喪不足為楚國輕重楚之患莫大於絕六國以從秦楚不慮其重而狂於其所輕卒之身死於秦國亦不振亦可惜也

齊秦之交也國

元作固補曰史作國姚注曾本固作國

必大傷楚

王不聽

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

遂舉兵

伐秦

補曰史云使屈匄將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

屬京兆正曰高注楚邑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

僅以救亡者

集韻僅劣也

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允乖謬不義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子為為臣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

田藝蘅曰講于秦猶可若先以地東解於齊便失策矣既不得商於又失已地何哉

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

懷

曰王不如

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

補曰講當從媯讀說見前

王使陳

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

故言有舊補曰高注軫元仕於秦

寡人不佞

佞高才也

不能親國事

也

躬親治國

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

軫傳言韓

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

為子主計

主懷

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

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

楚先

病人

董份曰餘字句言為其主計之餘即為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後及秦也

故使人問之楚王曰使問者還誠病乎意亦思乎

思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亦有也此

言有以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誠思則

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王不聞

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兩虎爭元作諍人而

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有傷也補曰索

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矣戾猶人者其餌餅以

餌喻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

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

王士性曰即越吟楚秦事同揚慎曰管與未必有其人設言自好

王維楨曰救難恤隣大義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利之乎

張居正曰敗乃齊敗也

李蒙曰事之未露曰覆事之未至曰逆事之正會曰機

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有必

一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

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立也計聽

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

即下文一二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

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計失而聽過能有國

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一二言反覆計

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下補曰崩

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

可紛以辭○軫為楚媾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
撤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
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
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
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
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

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

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子之讎

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報王五年辛亥按索隱名蕩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

歐大任曰後世宰相相傾也皆以此故智可鄙哉
許應元曰孝公死而商君誅惠王破而張儀逐燕昭王薨而樂毅奔故曰世殊事異宋宣仁后崩欲令哲宗別用一番人蓋欲保惜諸賢也

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終去秦乃假魏以錮儀而固已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

歸有光曰茂之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錮之儀之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如予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張子不反秦謂秦

矣懼秦疑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

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正曰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重而使之楚重猶貴

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

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

交也結兩國今身在楚疾之楚王因為請相於

我國策卷三

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也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

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

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

為然之為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

是謂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種樹不處者言非

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今

元作本正曰自有漢止傷本有殺舛疑當云種

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其茂謂王曰地大

田汝成曰此計儀為楚也誠左矣已後馮章亦欲與楚漢中許應亨曰二策舉非也土地國之寶也秦之何與人不與人而待天下之變以地市和尤非也曷修德乎二策舉非也茂猶瘡乎

李蔭曰當憂一作多憂

者固當憂乎言不天下有變謂害王割漢中以

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楚必畔

天下而與王畔猶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

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補曰姚云曾錢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

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公聞東方之語乎東

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

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說魏王哀正

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

之禱且告焉契王魏以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

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然而臣有

患也患楚與秦合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

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六字夫楚王懷之以其

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辛張陽王

非說冉者故名冉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今公東

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是令張儀之言

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謨

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公不

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恩惠而觀薛公之為公

也觀其於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

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

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

魏魏亦重冉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

正義云又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

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

彼時所見本末缺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

何洛文曰左右之言亦切中其主之病者

唐順之曰扁鵲言疾也而亡國者鮮不由此哀哉秦以百里蹇叔由余與智者謀之也而以高斯亡不知者敗之也

李東陽曰惟斷乃成亦甘茂之知先有以斷之也主臣貳則必敗

羅洪先曰窺周逆節也要盟不義也躬逆節而甘不義此其為戮大矣而徒區區曰息壤在彼為人臣者果徒以拔宜陽為賢乎哉田汝成曰願王勿攻若非真勿攻欲與王定盟也

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

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

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彈臍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針曰砭所以刺

病投棄補補曰姚云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

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則君一

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

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

闕窺同小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

見周策大事記益控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

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

行輔猶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

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

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誘

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鯨

涇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涇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末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

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此屬積之久矣二縣財名為縣其實郡也

按正義云謂
函谷及三嶺
五谷

許應元曰茂之
言與事非也而
其志則可哀也
人臣為其君舉
大事遠即戎行
非其君信之卿

大夫贊成之欲
立功異域難矣
彼以其不信之
心而聽諛賊之
口此樂毅所以
再趙岳飛所以
班師也然則奈
何吾量其君能
信我而後出其
身以立事斯可
已雖然是在昏
愚孔明身都將
相南誅雍閩北
討曹賊廢李嚴
戮馬謖而主不
疑眾不思豈非
忠義素著信及
豚魚之驗耶
胡時化曰譬喻
是古人文章一
大機括始於元
后股肱之歌溢
於舟楫藍梅之

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
縣則郡縣之稱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
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
也魏惠後七年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
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
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
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今王倍數險

同行數千里補曰一本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

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天下不以為行

字補曰姚氏云多張儀而賢先王惠魏文侯令

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三年而

拔之樂陽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

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挾韓而議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

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

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

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

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大事取

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訛故

也且當各存舊文辭見各條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費人有

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命波瀾於詩之比
比體下至孟荀
在列文章奇特
處亦多是譬喻
而戰國此策尤
其善用者也

張洲曰今臣之
賢以下數句開
喻極切直而曲
中情弊目足以
來主之聽非從
橫家比也
霍韜曰盟衰世
事也秦君臣盟
於息壤良可怪
矣既盟而諛言
猶得聞焉亦王
與茂相知之不
深相信之不篤
耳宜陽之拔亦

法而勝也

凌約言曰只息
壤在彼一句秦
王之疑頓釋矣
筆力萬鈞

田藝蘅曰張儀
欲以漢中與楚
豈是時與
歸有光曰楚昏
德也為秦策者
最善莫若以漢
中與楚與漢中
可以不背信而
吾增修德不患
漢中之不為秦
不此之務而祖
張儀之狙詐以
愚人無道甚矣

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如若

故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

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

持緯者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

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

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

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遠帝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

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在言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

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

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成役正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

宜陽韓楚乘吾救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

權之使楚說也楚權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

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

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

逐之許為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此策

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曰戰國變
許多此類豈暇慮後邪懷王親受商於之欺而
猶不悟昏
於貪故也

按徐成位曰
此策宜在後

許應亨曰伐國
不順餌主不忠
要君以不順而
挾不忠之心奚
謂甘茂賢者哉
又曰三鼓而卒
不上非兵法不
立也茂挾餌以
要王士亦挾餌
以要茂卒之私
金指而宜陽下
何論兵法耶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秦

之右將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必大

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以釣喻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

內挫推也補曰衍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

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請

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

一本鼓之
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

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而外

與韓朋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

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

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

久攻二人
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

按徐成位曰
此策宜在前
張洲曰人臣受
任立功乃大節
所在而在成徒
以疾衍為言陋
矣
陸稔曰茂之欲
息兵猶有仁心
焉左成以內攻
外怨怵茂而宜
陽遂不支矣殺
人以止謗修怨
而奪人之權甚
矣戰國之民之
不幸也

許應元曰天下未有不相信而相用者也不信則携携則必畔畔則相取奚相御哉

按徐成位曰此策亦宜在前

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

後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楚必相御也御

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

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

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正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

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印補曰大

是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

無與茂爭國事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

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

出此章楊達作楊徒印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

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今韓策注文高注此

章無作徒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

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

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挾韓而議云善韓

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郝奭在音

為一人愚謂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日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徒言其與寡人

爭辭寡人數窮焉辭屈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補曰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懦柔則王必聽之

歸有光曰秦王不憂理屈而憂詞屈其茂不言聽理而言聽柔則君臣兩失之矣

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

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問
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

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

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
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行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益凡屈皆楚人楚

謂秦王曰誅元作怵補曰於楚於楚誅誘也若而不

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驚魏之秦驚魏驚賣

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

絕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

王士性曰亦机
事不密則害成也
陸深曰秦王以
一時之愛欲相
衍以一言之諛
即逐行任相之
輕有如此君

許相卿曰寄地
字取隱約有醞
籍言名為楚魏
地實為秦有若
寄附然註以為

諛非

黃震曰欺人利已攻城略地乃當世之談而此策獨諫秦王去驕忿非超俗之賢烏能作此言唐順之曰有功而志驕世主之常態有始而怠終人情之通弊此段名言確論大有補於王侯非徒策士之浮談也

言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王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正曰

歛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

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

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

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

殘范中行

范吉射中行

圍晉陽

屬太原故許唐國補曰大事記

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

陽為太原卒為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曰大事記晉

出公十七年晉荀瑤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奔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約韓魏

攻荀瑤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山名事見哀

元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為

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哀十三

年正口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

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丘殊

遠當以杜注為無禮於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

人遂為元作勾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惠王伐楚勝齊

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

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於馬陵敗趙于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

君為相不見齊楚及朝天後子死太子申也三十

子事正日年表二十九年馬陵以喪禮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日高

虜申身布冠自居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

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

下之國雍擁同言徙兩周之疆侵逼而世主不

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取黃棘秦紀楚記懷

於黃棘皆不地正日正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

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正日尾終則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

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温西北此言

絳州垣曲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

源合流至温入河出河南南溢而為滎自鄭以東

貫滑曹鄆濟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

何孟春日前言驕忿始終等字此獨言尾字能尾即不驕不忿能始能終之意而文法之妙有如此者

許應亨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其一之難即九十差可云及半耳克終之難如此如云方及半即以為九十是直厭怠耳非濡

尾之謂矣註非
下末路之難句
可味於字亦有
義
張洲曰前以正
論動之此以危
言激之

陸深曰此亦戰
國之高士尚在
司馬錯下
田藝衡曰惜乎
此策不用終楚
鏖而秦孤也

許應元曰君明
臣直後世釋君
之怒者多用此
術蓋本之任座

世主之心

依據

非楚受兵必秦也

皆驕強故

何以知

其然也秦之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

國之兵敵

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

而未能復戰也

敵故不敢輕戰

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

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

能輕重

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

此言魏韓得之正曰下文楚先

得齊可知

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

以銷金喻

韓氏鏖則楚

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

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

秦楚必

為天下笑矣

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以下是乃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補曰曰江之當大之為去聲夫上處

秦王與中期

秦人

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

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

悍勇也勇者多迂人

中

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

因不罪

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赧王九年乙卯按索隱曰名則一名稷

其茂亡秦

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王維慎曰其茂
亡素逢蘇代求
入為貧女之喻
可鄙甚矣

張洲曰掃室布
席之言枉已求
遇士之陋至甘
茂為其矣
余有丁曰策茂
之必不返故使
秦重贖厚祿以
迎茂而重之於
齊策齊之不得
不留茂又劫之
以去齊而重茂

田汝成曰此說
善揣二王心事
者故皆中

代也代傳侍燕太
子質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在女
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遣之使去家貧無燭者將

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

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

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

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

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其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

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殺塞谿谷地

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

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

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

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槐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谿槐谷並作鬼谷故前

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

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

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

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補曰姚注錢作以相

印迎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補曰姚氏云一作代按史同偽為

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齊補曰姚氏云一作

偽為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

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

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

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

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隣婦合燭夜績辭亦相

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遠以名字加之者

獻則楚人為芊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

也數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

善公也芊元作辛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

弟芊戎為華陽君凡芊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楚

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

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利之是芊

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

襄秦王謂樓緩趙王見穰侯傳此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補曰講媾通說見前

朱碩勳曰政所謂陰謀從太后起

許應元曰池之策樓緩之策緩不敢言池不敢決乃令其主自擇之此所謂首鼠之計也然策其必悔則深中其主之病而權

輕重於兩悔之間則不得不從割地之悔夫然計後可任割地之

田汝成曰緩之策是也鮑註非蓋使王決之耳

歸有光曰此特欲踈呂札自全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

元作勉補曰策免勉通姚本作免

於國

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

謂公族

王何不召公子

他

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

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

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悔其失地

三國且去吾

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

谷咸陽必危

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

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

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

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

鈞均同平也

寧

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

決斷

也猶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

補此二字

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

之兵乃退

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

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言池以兩

薛公今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

出楚王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

兵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

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

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

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

戰國策卷三

耳札親而齊危
齊危薛并及之
矣薛卒攻齊之
事秦且緩薛豈
為魏哉

齊收猶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

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
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
親之矣正曰失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
考辯並見周策

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

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冉也

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鄰恤然齊未免於兵
亦不敢爾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於冉與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君不如勸秦王令救邑

薛也文以此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

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

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齊與晉救邑薛雖文舊

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

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晉以為

重也補曰姚本操晉是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

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

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禮為有子必大窮矣

泠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正曰謂秦王曰向

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

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燕

許應元曰冷向
當是齊人是策
亦為齊曰知之
以動秦王

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

王秦多其強故重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

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

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苦元作若補曰此連下有缺誤

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

為若除鮮免也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

之一時已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奉陽君定封說見彼策姚本之時也已

田藝衡曰始策言韓魏而卒之分韓蓋此策實為魏也故與冉言之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不能與齊懸

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

言累有戰伐之事正曰劉辰翁云積往來之節也而齊之德新加加德韓魏

與正曰與一作焉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聽齊正曰姚本齊

秦交爭韓魏東聽自通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

楚包九夷補曰索隱云屬楚之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

塞屬沛壯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濟陰高魚正曰王應麟云鮑說非左氏昭

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權懸宋衛言較其輕重宋衛

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郵

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爾補曰鄆本濮州鄆城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正

曰恐非此富擅越隸越句踐國隸猶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

專有之事正曰越有三皆屬秦烏能與齊懸衡楚隸徒隸賤稱此言楚之強

韓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為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

如此義乃欠通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腴

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正日西都咸林鄭舊封去萬城遠新鄭

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

齊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一年也史不書補曰臯姚本

作畢前漢志成臯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

邑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

縣西南汜音似秦王欲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

其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冉冉后弟時

主五國之成后恐成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陽害其事故為之言

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

心乎翕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

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

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

王士崧曰婦人與政何哉許應元曰以不用誅之以失韓魏劫之后之為再策巧矣獨不思秦王何人哉秦之不亡幸耳

吳鼎曰利之為害大矣哉戰國君臣多坐此病而卒莫能覺惜夫故藍田楚之欲也而漢中尤楚之所利也說以攻秦可得楚遂信齊使而受其害皆利心所使也不則三國何以得志於楚哉

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

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

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

此六十字藍田屬京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

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

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舍楚

攻秦藍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况於藍田之故地得而况楚地謂秦且

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

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則楚之應之也必

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矣出兵敵三國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

楚楚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補曰姚注秦愈不

敢出畏三國也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

絕其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

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

秦遂不敢出兵大補曰姚氏云曾作有功此章

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

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

故次之此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此

許相卿曰劫魏謂劫之使立負芻也妻齊女則齊秦合負芻立則薛公困是秦挾一女以制三國也
田藝蘅曰此婦亦奇貨可居者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

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劫則上

黨秦之有也

此上黨屬魏

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

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

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已珉

元作

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珉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正曰已字句今連作已珉非珉珉策

字通恐即

欲以齊秦而困薛公

爭魏權故補曰一本欲以齊秦

劫魏而

佐欲定其弟

佐負芻庶兄也定定其立

臣請為王因

珉與佐也

因二人可以劫魏困薛

魏懼而復之

反齊女

負芻

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

奉事王矣

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

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光狼正曰無考

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

從公公又輕

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

公不

若母多

謂專志於和無他務也

則疾到

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

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爾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姚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

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

齊則此後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

也事在三十四年正曰大事記華陽之後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

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赧王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

密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陽武非齊地當考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

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救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

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倍以告救

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正曰未詳戰國之

制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

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言曰秦且

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救邑之王必

意其然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

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

趙取代光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

張洲曰益甲伐齊本齊之不利也而反言不利於秦者五使有所恐而不為又先以明智奢其君臣張弛閣闢罔不出囊中斯正蘇氏兄弟揣摩之故術文氣縱橫辯論明悉又詞家所當深加意者

何洛文曰晉楚之強不可太激故為此婉詞以入之不走且走言不彼且此必不聽趙之計

許應亨曰齊趙合則秦斥故聲言益甲以恐齊而携趙然非秦人之情也故蘇子設五不可以探秦而堅趙之和

田藝蘅曰用起語結之有力

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救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救秦無

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罷疲以天下擊之譬猶

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補曰史作决潰癰秦王安能制晉

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二也秦

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為

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

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

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

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為之頓劍是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

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

河在取魏城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

一年恐非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

上黨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

救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

王應麟曰當是時燕豈能亡齊哉以弱小之燕自救恐不瞻使之興伐齊之師祇亡燕耳而亟以攻齊為燕之時謬矣燕幸不用客計攻齊不爾燕之祀斬久矣奚待於丹

主祖嫡曰不能為時時至弗失二句乃古今名言出處大義君子立功成名

孰能外於此哉此以舜湯武三聖徵之豈止是乎如以伐齊為大時余亦不敢遽信云

不行引兵而歸秦為齊為之之為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

舟別封也越記

注陶今濟陰定陶補曰說見趙策

藉君天下

借以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

國大也

長小國以朝天子

補曰姚本

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

為鄰恤

言近於憂

而莫之據也

無援國可恃正曰言攻齊不成成則陶且

有為鄰國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

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

時

時非人所能為

時至弗失

補曰姚本時至而弗失

舜雖賢不遇堯

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

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

大時也已

謂時之利無大於此

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

報惠王之耻

田單破燕燕初

成昭王之功

燕昭二

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

前王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

謂君

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

滋益也

除害莫如盡

逸詩補曰秦誓

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姚本作書云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

燕燕故亡齊

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樂毅

臨淄之後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云於是燕亂齊伐之云云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元作以非此時也成

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而從齊齊

秦元作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

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

疾攻元作備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

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為萬乘達途

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

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為萬乘之為去聲

項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

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

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

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鬪而鴛犬受其救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

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

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說秦王曰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後此三十四年也補曰說已見上

司馬遷曰吾達楚觀春申君故

戰國策卷三

城宮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
秦昭王何其智
之明也

按淮南子云

文王砥德修

政天下二垂

歸之班固諸

侯王表云諸

侯北境周匝

三垂後漢馮

衍云四垂之

民肝膽塗地

其義並同

黃震曰觀春申

君說秦昭王不

伐楚而至莫若

善楚可謂智能

之士矣

凌約言曰春申

君知秦遣白起

上書阻之迺不

明言其事僅以

善楚不善楚之

利害聳動其聽

而秦卒自止亦

善說矣

物至而反

至猶極

冬夏是也致至而危

致言取物置之物上

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

邊此從

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

尊稱之耳時未為帝

文王

惠文王非孝文

武

元作莊

王

按史秦輕楚項襄王歇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

與此策書此為莊王謬也

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

不與通也

以絕從親之要

要約也

今王使成橋

秦人補曰劉伯莊云橋音

矯

守事於韓

守猶待

成橋已

元作以正日以已通

北入燕

使燕

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

新序同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

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

秦必割地予秦

秦使之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申兵而攻魏社

補

姚本作

大梁之門舉河內

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

北西河之東

拔燕酸棗虛桃人

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

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

口魏無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桃注

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

注滑州昨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

縣此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殷虛今相州所

理大事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

澤縣東二地不同 楚燕之兵 補曰史作魏之兵
按高注作虛文協 意此上皆魏地當
作魏之兵不然燕 雲翔而不敢校 注包曰校報
楚以來援者言之 也
也正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翔翔按翔 王之
有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

功亦多矣王休甲

元作申無休字今從史

息衆二年然後

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今

按屬魏故魏地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

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

反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以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

臨仁

兵臨之

平丘

元作

小黃濟陽嬰城

地並屬陳留嬰

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補曰按燕策决白馬之山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

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决通黃

溝趙世家拔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舊注陳留

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外黃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周紀注在江河之南楚紀注建寧邵

濮夷磨之北

後忠當陽縣注荆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

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

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

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屬之燕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

補曰憚史作殫是

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

高注肥猶

厚地猶道則此誠字元作地也補曰守威疑使守成史誠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一本作誠

董份曰憚蓋言王之威延被諸侯而大也

不坤曰雖為楚
說秦亦是確論

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衆恃元作材甲兵之強元作壹補曰

同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而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

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

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吳見伐齊之便

而不知干隧之散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

董份曰沒利者
為利所沒溺易
患者易視後日
之患不預防也

董份曰引二國
以過信得敗正
見韓魏不可信
而又指明指信
字故讀者未易
詳耳

豈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
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劉處在蘇州吳
縣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補曰
沒利於前沒猶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患於後

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

艾陵在兗州博縣南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

水濱也高注即干隧正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

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韓魏反之殺智

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

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補曰取下有詩也字文順

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也正曰威武之大者遠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

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

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龜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

心難知或可忖度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補曰躍天力反也中道在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

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而有累世

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字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作將十世本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

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拆頤頤也首身分離暴

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仆倒也相望於境父

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鬼神狐祥狐

為妖者正曰史狐傷是新序作潢洋無所食無

二字楚辭後語注潢戶廣反洋音養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

依也女為人臣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

我

我

我

陸深曰韓魏一段說秦之暴虐與二國之被折可怨可恨不待語終

董份曰慨切激蕩詞肯悲惋不容聽者不入也

也惡安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

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壘一句新序同陽作水索隱云楚都陳隨水之

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

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

兵補補曰史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

方與屬楚方與胡陵屬山陽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餘屬沛

故宋必盡七邑故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

水入淮魯國下縣注入沛補曰書蔡傳泗水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

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今泗水縣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

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

分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

也以上無於字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言

與之楚史新序同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

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

葆保而詳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

陸深曰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敢有輕重

陸深曰燕中事
机不查復聽

按此書議論
千翻百轉其
要歸其在莫
若善楚一句
文字何等緊
嚴

許應元曰歇之
策所謂善息者
也當是時秦必
不能悉舉楚而
易中五國之禍
是秦所憂也故
卒聽歇其後秦
并六國其調度
盡歇策

余有丁曰燕趙
無齊楚二句謂
四國不得相救
也

意應上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葆利言

帝有餘禁制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

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瀉之

同姚本一舉詘令韓魏注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

於齊言齊韓魏皆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

姚云劉本韓韓必受首言其報王襟以山東之

險蔽障帶以河曲之利圍繞韓必為關中之候

比之若是王以十萬補補曰史十下有成元作

日史作戊是鄭梁氏寒心戰懼許鄢陵並屬嬰

城上蔡召陵並屬不往來也韓魏不通補曰史

序同從此則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

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之右壤

可拱手而取也拱歛是王之地一注元作任補

是兩海東南正曰索隱要絕天下也要謂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無燕趙

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之也

推齊楚新序同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

許應亨曰世柳申詳無人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故詩人致慨于背悞推恭與嘆於刘劭豈悌君子無信諛言可已

之酷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烏重世之重平聲藉音借方與音房預為王之為去聲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芋戎也曰夫宵行者能

無為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

官表注主郎內諸官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為郎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郎中令下

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職已親近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

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正曰見

下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邑路史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後

邑干因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馬在

車下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

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

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

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太叔於田言馬

豈驂邪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繆索也

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

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

嘗相以其傳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繆牽長也

田藝衡曰牽長害事古今一也可不戒之

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
睢得而間之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
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芊戎寵衰之
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難去聲

戰國策譚極卷第三上 終

戰國策譚極卷第三下

秦 輿地見前

昭襄王 名號見前

范子 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
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睢音雖 因王稽 秦

者今時 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 史作

通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

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

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 利猶 若將弗行則

陸深曰此下四
段陸稔通共作
一篇

黃震曰范睢以
口舌擿穰侯之
臣骨肉之親則
睢攘之也難然
遠交近攻之策
真有益於秦秦
王之聽也宜哉
揚慎曰睢此書
只是求見尚未
深言秦國之事
即王稽所謂不
可以書傳者也
然穰侯謂諸侯
客子無益昭王
亦厭天下辯士

無所信則此書固所以陰破其見耳
唐順之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臣聞為議論發端文辯而核

田汝成曰足以動秦王只在此數句耳

董份曰凋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許應元曰疑則可嘗之一語戰國策士類以是試當世之庸主而唯謂帝王不能有間亦輕相持論矣
董份曰唯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償事故其心最若

久留臣無謂

元作

也語曰人主

補曰姚云後語作庸主史同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

集韻樞斫

木鑽鑽鐵樞質鑽同

要不足以待斧鉞

鉞亦斧也

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乎

嘗亦試也

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

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

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

臣聞周有砥厄

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卞和之璞皆美玉名

此四

寶者工之所失也

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則也

而為天下名

罷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

厚言使之

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

皆取其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

何也為其凋榮也

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

良

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

能改已

補曰唯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

嘗疑事者哉所謂游士之言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

董份曰情場解
急不如是不足
感人也

按史記索隱
曰亡猶輕後

也
余有丁曰亡字
轉語猶言無乃

闔合同補曰闔史作
亡元作已補曰姚云
其言

臣者亡其猶得亡補
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

也則臣之志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
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

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
而入之書上秦王

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

使人持車召之雖傳有補曰為其

無說字史同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補曰一本
寡人宜以

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

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敏猶傷敏疾也自
敬執

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下見賢

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
宮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以教之 范睢曰唯唯有間亦隙也正曰間猶頃

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長

試其意耳

王維楨曰王跽

請而不言以嘗

試其意耳

試其意耳

試其意耳

余有丁曰变色
易容非但敬肅
兼有恐懼意
董份曰此處欲
言不言最妙非
善形容不能見
其次序

王維楨曰王跽
請而不言以嘗
試其意耳

張洲曰范睢入秦思欲一見秦王以吐其所欲言然不可得幸一見乃故為唯避避之狀陽為不敢言以盡其言策士傾巧之智類多若此深可憎哉茅坤曰唯為欲言不言且詔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載國策儘能摹寫田藝蘅曰動秦王又在此數句只是欲帝王耳與前者相應第一要監事許應元曰范睢三問而後發言非誠畏禍設此

詐以堅秦王用已之心即所謂疑則少嘗之楊慎曰臣非有畏一句為下文患憂耻之綱下文患憂耻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楊慎曰叠言三不足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妙不容言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

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

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

太公釣於茲泉鄜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川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

若是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

南補曰姚本無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

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

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

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

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

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瘡腫若賴然故被髮

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

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記烏獲武王

我圖卷之三

揚慎曰伍子胥夜行晝伏應上二字臣又何憂字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田藝蘅曰菱夫夫字乃溪字之誤地在滁和之間

揚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何耻字

應上耻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為臣耻也

龍德乎日上說即好此說又巧真辯士哉茅坤曰提一箇臣何患一箇臣何耻末系以臣之所恐云去昭王焉得不感發

揚慎曰末言窮辱之事死云之患臣不敢畏也窮辱即為厲為狂也臣不敢畏也應前非有畏而不敢言也字眼極有關鍵

力士然自孟子時稱力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子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士育之力能舉千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鈞補曰皆衛人

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夜

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菱夫無以

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

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曰姚本一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本無此二字

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祭正曰接輿故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雖所能

知鮑順文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

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斃僵是以杜口

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補曰足下上畏太后

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

手女保女傳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

張洲曰此處既露太后大臣等意而下先言攻韓魏之策蓋猶未知王心何如而先以其說嘗試之乃范叔所謂滑稽也

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混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同亂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

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隴西有隴戰坳

張居正曰借駑馬以言免為其不狡也

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駑兔也

關補補曰史閉下有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

義矣義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

許應元曰范雎之策祖于司馬錯吳不先越而爭盟齊晉卒有甬東之辱

茅坤曰秦之伯業定於遠交近攻之一言揚一奇曰遠交所以孤乎近者

也近攻所以罷乎遠者也就彼言之殆亦知取天下之勢者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卒并于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也秦之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王應麟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魏林少穎謂六

韓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

楚閔二十二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日十二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

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

而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

秦趙韓燕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君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

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

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

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五百里

趙獨擅之武陵二十七年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

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

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

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

制言雖不能兼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虛也王曰寡人

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

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

國卒并于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圯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茅坤曰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收魏收韓蓋未嘗及親之也已

之不可舉兵而伐之

彪謂遠交近攻雖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

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遠從乎若曰某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正曰大

事記親魏者豈誠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臯補

愛魏哉孤韓黨耳曰史廩丘鄴丘即邢丘也正義云邢丘拔四十年

漢置平臯縣在懷州武德縣也夏取邢丘而魏請附曰說也秦魏之地形相錯如繡

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

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王曰寡

人欲收韓韓補補曰姚云不聽為之奈何范雎

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

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

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補曰宜一本作滎史同是時宜

陽之拔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

也王曰善雎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

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

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

四十一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

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

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

劉勰曰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

我國考卷三

客並煩清入機
動言中務雖批
逆鱗而功成計
合此上書之善
說也
王整曰根深而
後動

凌約言曰母子
之間人所難言
者雅意以不廢
太后無以逐穰
侯不逐穰侯無
以得相位矣暇
計其他哉

許應元曰四貴
非必能亡秦也

然而論國家之
勢則其言著蔡
也卒之斯高擢
國而秦從之矣
馮觀曰四貴權
唯穰侯最重故
又專以穰侯未
說

事言不必一時
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

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補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

州縣高陵屬京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

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不有高陵進退不

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

下姚云曾有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擅專

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

於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

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

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

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

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割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

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正曰

竹長六寸說文說也漢文紀凡郡國守相為銅

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

符出入徵發此剖符承上決裂而言謂擅封爵

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

有缺誤云恐字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

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禡之正曰披其枝

馮觀曰管齊管趙管字下得甚古史記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管字與此意同司馬光曰穰侯相秦益強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謀忠亦非有患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于迂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

夫佞者豈以此夫蘇轍曰秦誅商君遂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迂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其矣其少思也彼公子度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田藝蘅曰廢其母而尊雎為父豈帝王之事哉可恠可笑

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

皆詩非必逸詩尊其臣者卑其主正曰恐此四語淖齒楚將楚使救齊

因相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縮閔王之筋懸之楚將楚使救齊

廟梁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李兌

用趙滅食主父減主百日而餓死趙惠文今秦

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涇陽佐之卒無秦

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

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

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

陽於關外此四十四年補曰按雎傳雎相在昭

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

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辨

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

書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

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

出就封華陽蓋高陸荆名此書為實綱目書秦

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昭王謂范雎曰

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

為父雎傳有補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

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

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

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言未敢

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

左右
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

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為太后養地徐云穎

川父城縣應鄉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

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

與應鄰則在汝者為是昭王奪太亦聞恒思

后養地以封雖亦惡矣應於陵反

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托之補曰墨子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為叢位史叢祠

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

巧駟日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勝叢

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

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正曰

也輿載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大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稱瓢

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

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

許應亭曰善說者因其執而利導之秦王雖立太后制國權在相國及華陽王固已心愠矣欲更置之則患於無輔而難特揣其所最患而最欲聞者堅質而深言之卒奪其位而廢太后與華陽君險矣哉

陸德曰此篇語奇甚似莊子下章畫蛇之喻與此相類田汝成曰亦聞未嘗聞臣聞臣皆叙所聞苦不出自已說者詭哉馮觀曰首以神叢為喻見國勢不可以假人次以指臂為喻見臣之勢不可使大於君王以輿瓢為喻見國勢既分必至亂國譬喻意一節深一節

張洲曰有國家者無不欲為子孫圖萬世之業范睢以有國者非王子孫一句動秦王之心親若母子尊若相國直指而離間之畧不諱忌睢先有以攝服王心矣此奸雄揣摩之術預謀於至秦之日者也不則以疎遠而離親貴其不至於身名慘辱者

幾希 歸有光曰秦王所患太后穰侯甚輕而患華陽君得國為最重患其弟而思去之不得并不去其母不去母穰侯與弟終不可廢范睢深中其欲故說才發口而計輒行

令邑中自斗食以上

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

尉內史

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

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

人者乎

相國穰侯

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

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

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

扶猶持也

言不顛仆

其輔外布

輔謂股肱之臣

而

元作四

治政不亂不逆

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

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

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

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

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

據上文不反

然則

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

一也

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睢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

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

如也王曰今之如耳

魏人正曰高注韓臣按如姓魏有如姬

魏齊

孰與孟嘗

先時相魏

芒卯之賢

不言魏人

對曰弗

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

楊慎曰兩無寡人何言有輕重

王維楨曰引知氏者末以悟秦王叙述委切傲動人心

許應元曰語有之無老老無幼幼國家之思恒生於所易秦易如耳魏齊亡國之言也微期之言秦幾不為智氏乎期策明白痛快可為保國之良圖

楊慎曰告君述古人事而以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胥諫吳王引有過氏滅夏石氏之類皆用此法

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

此下有左右皆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推琴是四十四五年矣

補日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馬琴索隱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

對猶論語記舍瑟也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

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智氏最強晉卿也實分晉國

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

晉水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

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按

也視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智伯

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

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河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

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正曰晉

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魏桓子

肘韓康子不敢正語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

踵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

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閑暇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睢事正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目之是以魯連子順義所不臣蓋聖賢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

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

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秦人正曰高注臣

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

張洲曰殉葬敝俗也蓋西戎之遺風大抵以所愛殉穆公嘗殺三良矣悲夫

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

瞻何暇乃補曰一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攻韓圍涇僖四年次於涇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鄧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

秦拔我涇此四十二年也正曰召陵鄧亭者涇山也說見前非此涇史韓世家秦拔我涇城汾

旁正義云涇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文

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

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

戰國策卷三

田汝成曰攻其人謂不徒力戰而置人於敵使足以制敵之命者張儀代遠此或別一張儀

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

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

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

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

圍涇以張儀為言儀死至睢之相四十四年張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

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

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

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

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朴周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

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

之乃鼠也○說亦見尹文子及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

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

而臣之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正曰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

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

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

何洛文曰王見當作臣見是田汝成曰見利則爭先見害則爭避小人之情狀大都若此而此策以狗相牙為喻切實精當景象在目

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補曰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

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

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正曰武安說見前高會高紀注大

會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其可得予者

與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公與

秦計功者應侯教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

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

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連雞群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秦記尉繚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二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睢之散合

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俗貪鄙故此術每中有言禮義廉耻於多事之際必以為迂闊不知撥亂之策莫要於此愚謂郭

開之間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後勝之勸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皆應侯之術也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補

高祖購陳稀將亦陳平之故智歟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補

黎民表曰忌之為害大矣哉即世之賢者且不免焉况戰國之奸雄乎說應侯者能料其胷中固敢為此言不則趙亡而秦王正人臣之大願而不可必得者雖出武安君下容何傷乎忌一人之功而忘國家之利所見亦何陋與許應元曰先言

武安之貴以動其忌心次言不樂為秦以動其阻心如而是而邯鄲之圖解矣此象似為趙者

十八年秦復定上黨分軍為二王齧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

邯鄲乎年四十八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

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

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宣城注故鄢江陵注鄢都又郢故鄢正曰詳見

後五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

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

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

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鄆補曰上章秦攻韓圍陘

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也

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天下之民不

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

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一正曰字誤史作所

得民亡幾何此蓋亡字誤分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來和

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補曰史無以為此因字非史又

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

趙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

侯嘗取得之

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

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

之相此女也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

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

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

為子此臣應侯子餘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

即與元作與即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為

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晉有公疾餘子杜

云嫡子之毋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

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

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是雖入秦而亡

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為子言已亦若東臣

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

七年死此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

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

有何也問其心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

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

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元

為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

亂之誅又作顯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

田蕪衡曰亦太
隱矣真傾險之
人哉
許相卿曰失地
而憂人情也應
侯以為不憂此
飾詐也臣既詐
其君君亦使人
以詐探其情君
臣之間交相詐
而已

張洲曰武安君反覆論趙必不可伐謂其能自固也可見以虎狼之秦佐之以白起之勇何強不摧而卒不能加兵于自國之趙故曰六國之見滅于秦六國之自滅也非秦也又曰論楚與韓

魏可伐之故顯者明白

李蔭曰叙事典而勁情亦切中

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如字依姚本句則為秦之為亦

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圍邯鄲也武安君曰不

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

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

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法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

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秦軍大克元從寸下同徐鉉曰

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

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飲食舖餽舖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酒也

從食鬼聲以靡其財集韻靡糜通壞也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治也涕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并力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

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

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

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

矣乃使五字行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

利亡五校集韻校本為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王欲

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

率數萬之衆入楚伐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

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

廟即所謂燒夷陵先王之墓也楚人震恐震霹靂震動也故為恐東徙而

不敢西向徙陳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補曰當有子不能半之而與戰之補曰當是之戰於

伊闕十四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櫓同大盾也正曰

高注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

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

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命

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君補曰姚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

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

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許應亨曰數言必下之明效

王士崧曰秦中一作秦之

黃省曾曰師克在和又曰率然之執首尾相應又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伊闕之戰韓魏無一焉其能免乎雖無武安君茂不濟矣何神之有哉

頃侍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

用事良臣斤踈集韻斤亦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

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

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皆同正發梁

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以補曰民專於戰也下衍以字大事

記云此掠於郊野掠奪取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

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

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

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

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稱曰孤正曰韓勢孤也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

記言左欲推以為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

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韓陣時不決戰也專軍

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

北戰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

之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

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補曰長其幼小

楊慎曰楚之破也恃大無政妬功用諛良臣斥疎百姓離心趙之有也拆節下臣推体下士臣人一心上下同力以楚之大不能保鄢郢而積衰之趙能令白起戡其凶德國家存亡之幾間不容髮田汝成曰前已反覆言趙不可伐此又以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言伐趙不唯無利而有害曲拆明盡言言中理以此料敵又何有辱國喪師之患武安其深於譚兵者

者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肢節臣推體以下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摧撓也撓敵求戰正曰漢書檣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蘇轍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称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字下疑有缺撫其恐懼

趙以武夫無所
屈伸而困於遊
談之士使起勉
強一行兵未必
敗而免於死矣
又覽國策觀起
自陳成敗之績
乃知邯鄲法不
可再攻而起非
特以怨不行蓋
為之流涕也
王鑿曰善為戰
者知彼知己已
能勝敵而敵未
可勝不戰也趙
創於長平之禍
懼而自完應侯
豈不知其未可
勝哉而強使白
起者修郤也起
長於料敵而不
長於料主王急
於得地而睚亟
於殺起當時伐

趙起亦死不伐
趙亦死也雖然
等死耳遠命其
庸愈乎鮑謂自
抽壯郵之劍過
矣

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
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
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
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
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
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
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
此所謂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
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
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

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
知彼而得筭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
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壯郵之劍也正曰應
侯納蘓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
隙不從伐趙者為此也大事記謂起之
死皆睚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者矣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

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

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

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

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也正曰廣韻老

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內

陸深曰策中多此雙喻文法韓蘇祖之

謀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

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今君

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且君擅主輕下

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葱所稱者十夫揉椎揉申木也

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

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

秦王大怒而欲兼誅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

范雎稽始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補曰史王稽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鄭安平降趙應侯

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於

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益厚後

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懌昭王臨

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雎曰云云當在

此時所謂秦王王大怒而欲兼誅雎者則非當

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之也

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魏開言始

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

王近習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天下

歐大任曰開罪後策多用之

許應元曰秦王強矣護前之人也欲顯誅雎而懼為天下笑故言入而聽之耳少曰必且殺雎以他事推之得免蔡澤之力

也田汝成曰不得已而為此言亦幸而免於虎狼之口

誅之是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

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

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元從女其業臣聞

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正曰地既廣矣

民不樂其後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

不待後正曰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

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於其

已邑必欲戰服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

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正曰姚本作四輪是言四回

許應亨曰四輪之國猶言輻輳四國皆得救之秦伐之難成功也秦不伐趙天下必不敢再合從伐趙則四國俱不得不救趙

以自全此天下之大勢也張洲曰得邯鄲非國之長利況未必得乎此策士善為說處龍德乎曰蘇子首云任大功者不以輕敵又云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是泛論其理以見趙不當伐既云四輪之國非國家之長利是正論不利於伐趙此又引言以見趙不可伐下復以掩霸王三句以隱諷之用意婉轉措詞周匝非深于文者不能得此机軸

許應元曰窮秦折韓是時韓秦方睦故以秦韓並說

輸寫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拔故曰今雖

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

新服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

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

地不入也補曰戰勝國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危故物

不止輕故地不入不斷不入因上故過任之事

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

得於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微之為著者強

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

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

為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

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曰如耳

見前此時必二人欲為從故云然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

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止

其嘗亡於燕言之下作破齊罷楚並音疲救魏與不可知之趙

亦亡而有亡形正曰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

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元作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戰國策卷三

破元作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補曰宜復有秦字

為齊兵困於殺函之上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

他戰無考一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秦人遠迹不服

也然終不服而齊為虛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疾疾也按

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

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後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社稷為虛疾之語

莊子國為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恐此疾即厲也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

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

田汝成曰天下之勢不可為從以富足強兵良將決之殊為有理其文法之精妙又與過秦論相似

注讀句誤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

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

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

將正曰說見齊策收破齊罷楚救魏不可知之趙欲以

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合從為一正曰當作

從之一成可見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

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申韓之徒皆曰白

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

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此臣之所患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

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人下兵攻懷

屬河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齊鮑趙奢鮑佞

將絕楚有四人不名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

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不識

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亡

猶亡亦云正曰亡夫攻而不殺去而不從是以

知補補曰此下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

也以不救不從為能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

函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

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

合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

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

橫行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

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

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

不當稱之自昭訖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

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成九年邯

鄆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六年

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補曰二十九年不相

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

田藝衡曰此所謂虛說也非實有其事二十九

年是何時邪即四十年不加兵之謂

張儀補曰誤當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

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

司馬遷曰楊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少恩
司馬光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固不容于死矣烏足慰哉

馮觀曰此書為初見秦其策全

在破從一著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洋千頃戰國之雄辯士張洲曰三言具哲大執然秦僅可稱不乱耳以邪正順逆論則六國豈遽出秦下哉而卒亡於秦者亂其耳

說云者猶西周謂齊王之比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集文所謂齊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考其言而策文義勝者不復也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

不知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

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韓子審作當雖然言已勝不當即上云不智也未能

如臣願悉言所聞悉詳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

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荆知此書始

呈時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人作從人連結之恃以為固收餘韓韓時弱多

喪也今存成從將西南按南韓作西是下文有以與秦為

難赧五十九年與諸侯從此五十九年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

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曰薛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臣

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

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詳凡有藏者

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困倉空虛困圓廩正財對不困倉藏穀粟言日高注圓

日困方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正日平聲亦通補

日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白刃在前斧

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正

却走不非元作罪補曰韓正作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死之

龍德孚曰賞不
賞罰不罰雖有
天下不能治况
當戰國亂世耶
許應元曰無賞
罰必不能成功
白刃在前生死
頃刻而有進尺
無退一寸者進
有重賞而退有
嚴罰也

本蔭曰今秦至
甚大功也言秦
有霸王之資而
兵甲頓以百數
句言秦無霸王

補曰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
也謂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皆當從韓

勝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

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

元作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正曰

此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生未嘗見寇也聞

戰頓足徒跣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跣袒也正

犯白刃蹈煨炭煨盆中火補斷死於前者以死

比比元只是也正曰韓作皆是此蓋皆之訛夫

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

前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補

一可以合十與敵合闕補曰四合字一本十可

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

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

萬名言有勇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以此與天

下與言與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開地

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士民

之業乃所以起
歸罪謀臣之意
文有闕疑
陸稔曰一篇主
意在此一段後
一一照應皆歸
罪謀臣之不忠
許應亨曰謀臣
不忠一言切中
當時之弊

病蓄積索

集韻索
盡也

田疇荒

疇耕治
之田

困倉虛四鄰

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猶言無
他事

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

補曰韓臣
敢言之往

者蓋兩昔者因者

齊南破荆東破宋

閔二十八
年補曰韓

東破西服秦

荆秦事未詳正曰齊南破荆以下
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齊

宣王二十五年與五國攻秦湣王十六年與韓

魏伐秦十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三年與秦韓魏

楚北破燕二十五年正曰齊宣王

中使韓魏之君

以詔

其後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正曰詔告命令

也下文詔之及後策趙王之教詔之使者明詔

類之濟清河濁

補曰韓作齊之清濟
濁河與下文協語勝

足以為限

東郡

壽張注涉上有拘城又平原有鬲津般河皆近

齊正曰書蔡傳濟水自鄭以下皆齊地正義云真河從

青以入於海自鄭以下皆齊地正義云真河從

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左傳齊履

西至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蘇秦傳注濟北盧有
防門又有長城東至

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

平陰縣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

山一千里至齊五戰之國也

上所謂南破中破
之類正曰謂四面

及中一戰不勝而無齊

燕昭入
臨淄事

故由此觀之夫

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

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都江南

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熊繹都丹陽文

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徙都與鄢為五史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鄢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荆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之二十一年正月曰洞庭在巴陵見楚魏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徙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鄢在宜城曾氏謂屈瑕亂鄢以濟者都鄢非久都故惠王末墨翟重繭趨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黜懷王入秦齊使郢中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辭哀郢莊辛說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亦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徙都鉅陽大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

故徙陳以下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為正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洮瀟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太湖別名或說太湖中自有五湖

頃襄亡走東伏於陳

見白起傳

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

荆可舉

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

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

利也東以強齊燕

強於二國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

中陵三晉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舉猶行

四鄰諸

侯可朝也

使之朝秦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

李蔭曰荆可取而與之和無霸王之道言謀臣不盡其忠

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置宗廟

令帥天下西向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補曰韓無作失

下並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而其志親而

軍華下即華陽大王以詐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破之兵

至梁都元作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梁則魏可

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

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猶近秦趙危而荆

孤東以強補曰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

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李蔭曰魏可取而又與之和無霸王之道再言謀臣不盡其忠

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

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

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

士民潞補曰韓作疲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

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

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

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

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

唐順之曰二詐字是不宜作詔是時王言未稱詔始皇鮮天下始定為制詔且於義無當詐字無嫌記曰兵不厭詐是也

此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

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

以爭韓之上黨馮亭大王以詐補曰破之拔武

安此殺趙括事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

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

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正曰韓作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

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

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絳三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外滹沱河之外正

東有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為他說

矣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

益弱中言中分之呼中呼沱元作池正曰古沱通史弟子以北

池在代鹵城呼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然則

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

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挾補曰荆以東補

韓作東以弱齊強燕决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

以流補曰魏氏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魏氏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合從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待也天下徧隨而伏補

韓作敗也徧言衆隨而伏矣以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

正曰韓尊作曾劉辰翁謂地猶弟皆失考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敗言

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

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下有士卒

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

且懼而退補曰韓作棄甲兵挈戰竦而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

李蔭曰趙可取而又與之和無霸王之道復言謀臣不盡其忠

陸深曰此下三段只說伐趙一段內發揮收拾甚是爽勁田藝衡曰前三夫後亦三夫皆激之切中

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孚下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

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

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

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下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補

張洲曰引紂智伯二段欲王日慎一日毋踵二

君之弊以成霸
王而朝鄰國波
流洋溢文之最
勝處

一本
將甲 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 右飲於洹水

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 淇水竭而洹水

不流也亦竭 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

綃素為之非金革也正曰素以色言 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

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正

曰韓作莫傷 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

禮大夫稱主 決水灌之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 城且

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補 數策以著筮也 占兆

灼龜拆處曰兆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 而使張

孟談趙之謀臣 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

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 望見大

王言所以舉補曰韓無此字 破天下之從舉謂一舉 舉趙亡

韓舉猶拔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為

於國者亡韓之言當如之 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

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 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

許應元曰韓非窮險極詐之人也忘宗國而助暴秦而又欲極兵力以滅六國力詆謀臣之不忠以暴己之長卒今秦以此術殘天下非之惡

盈矣誅死長安宜哉
又曰說難有陰用其說而湯棄其身秦終非而用其術以收天下秦則巧矣非自知而自蹈之愚哉秦之誅非恐其為韓也陸深曰近時奏疏多法此結構李蔭曰前教言謀臣之不忠至此結處乃言斬臣以狗國是明已之謀忠而欲王委心以聽其謀也

司馬遷曰澤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強弱之異執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然澤不困厄惡能激乎盧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辨士然雖領危澤明坦雖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雖至其所以告

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士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何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卿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禁暴除害為務非而有是言歟大意不過欲極威怒而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如謬矣補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孫鞅徒

法無術張儀以秦狗韓魏其茂以秦狗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人其剛悞不孫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忤李斯短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能自脫可以為騁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

之也爾雅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

以二萬王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

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

雖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雖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雖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知竟者是。又在。董份曰。范雎以。亡囚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謀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澤之宣言。困雖者即睢之。

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董份曰惟直答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歎即挫矣。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為所窘耳。張洲曰蔡澤不難於奪睢之位而難於數月去位益始終守成功者去之一言也。

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志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理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

繼其統統繼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豈

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補曰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

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

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句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

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

還反。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曰素

蒙怨咎。集韻冢覆也。蒙冢同。鞅嘗刑太欺子之傳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欺

何孟春日范睢
只為畏死故蔡
澤便以死動之
其曰殺身成名
死無憾悔強辭
也

舊交虜魏公子印

印則鞅之舊也

卒為秦禽將破敵軍

穰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救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

元作固補曰姚云曾

作顧毀譽必欲

元作有

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事越王王離困辱

離雅同集韻遭也

悉忠而不解

解懈同

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

離猶去

多功而不矜富貴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

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

董份曰雖欲說
雖退位而實稱
其賢故詞可入
然說亦正

許相卿曰只將
一死字難倒范
睢終篇竟以死
恐之

董份曰蔡澤說
應侯而奪之位
其辨雄矣然以
功成當去志得
當正則亦天下
之至理也故應
侯聽之以秦少
恩而能翻然免
于刑僂善保終

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

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

晉惑亂

僖五年

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

戮殺

也賤之如刑戮詬辱之人

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

間言有隙可乘

因曰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

身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澤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不可及者如此澤其振世之傑故許應亨曰范雎處鄭安平王稽之際主怒執危畏死懷祿未知所處一聞澤言宜霍然了悟而反覆辯難未即引決者自謂秦王與我親未必其殺我也故澤又言其親不能如三君至論曰起而睚之意塞矣

余有丁曰陡然直括若利刃鋒鋒得窾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陸穩曰叙三子之功與前所叙無一字同妙甚

補曰姚本以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

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

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

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挽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挽或作批又蒲結切

廣地殖穀殖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

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

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

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

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

公補曰一本有九合諸侯一句一匡天下至蔡丘之會杜注陳留

外黃東有蔡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

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

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大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太史敷豈君王后之父邪

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

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

輕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我圖卷之三

陳沂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六種此特增一白起不惟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胡寅曰范雎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履實不能為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侈辱而身不全家破毀而國隨亡者相去遠矣

凌約言曰歷數四子之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公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論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陸稹曰即此數言所以感動應疾之去亦足為居寵者鑒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

矣補補曰史此下有矣字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

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

陵屬南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

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楚韓服懾失氣也不

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城功

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

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

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

按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大夫種為越王懇草荆邑懇耕荆造

也辟地殖穀殖植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

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恐此有缺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踐終拮而殺之拮憂同輓也蓋逼之楚記言此賜劍死補曰拮姚本作拮此

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

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

為陶朱居陶易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大言

我國策卷三

全勝也 或欲分功分勝者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

日姚本有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日一本及决

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

此言斷三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通補補日

有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如時補日史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

田藝衡曰句法妙處全在此句棧道千里於蜀漢為一句不必補通字誤也尹起莘曰范睢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足取者耳黃震曰睢以口舌穰穰侯之位恭澤亦以口舌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

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

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

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

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請歸相印昭王強

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因免相昭王新說蔡

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

攘之睢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范睢君臣疑阻之際而澤攘之也易澤特羈旅之餘竊富貴耳然澤勸睢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楊維禎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俟澤再三辨說而後謝病猶奕觀局則明對局則昏者矣王維禎曰攘侯傾于范睢范睢奪于秦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

猶謂之智士乎
王應麟曰蔡澤
雖智辨奪范雎
位然竟范于難
其有益于范亦
大矣

阮宗孔曰此與
蔡澤傳大同然
傳稍繁冗不如
策文勁簡
董份曰戰國之
士世嘗少之然
倣儻豪傑亦有
不可及者范雎
脫死亡而取相
其恩仇決意氣
焰赫然及澤一
說即讓位棄印
如振埃洗垢不
復顧藉此其心
亦能作能止亦
有過人者使其
知道卓乎不可
及也

剛成君

補曰水經云鴈門子延水東逕罍居補

成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與

日姚云一本

秦十餘年事

補補曰史昭

昭王孝

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居燕

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澤傳有彪謂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

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趣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
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
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
雎內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搯其咽
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
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
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
以知之哉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為越為秦
之為去聲

孝文王

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二於是六年矣接史索隱曰名柱

濮陽人

屬東郡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子楚初名子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

珠玉之羸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羸幾倍曰

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

君澤可以遺世

遺猶詒世後世

願往事之

事猶為補曰不韋鄙耕田

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 **秦子異**

人質於趙處於廓城

趙地缺補曰字書無廓

故

往說之曰子僕

異人異

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

羅大經曰巨賈
呂不韋見秦子
異人質於趙曰
此奇貨可居遂
不吝千金為之
經營于秦異人
卒有秦國而不
竟為相此其事
固不足道而其
以子為取則亦
商賈之權也東
坡曰天下之事
成于大度之士
而敗于塞陋之
小人
黃震曰呂不韋
大賈也以君之
子為奇貨而居
之竊取既多後
取禍敗當也

許應元曰傾險之士動死亡劫人益休其所甚惡

中今子無母於中

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

外託於不可

知之國

史言趙不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糞土

棄死且賤也

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以求歸為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

謀事求歸別句

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

說秦王后

孝文后華陽夫人

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

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

無貴者

太子子侯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

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

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

一

日山陵崩

山陵喻高且周崩喻死

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

而不壽於朝生

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

說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四維

四方之隅

不可移也正曰以太山為四維

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

離席前請

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

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

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

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

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

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

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

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

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德講好

於趙正曰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

講即好字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

之謂宮車晚出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

服而見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

田汝成曰異人雖歸太后之情尚未洽苟失其歡心事之濟不濟尚不可知徒

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於誦王罷之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

人之國其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乃留止止宮中問曰問政事陛下嘗朝

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陞者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王大王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臣

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

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

歸何益不韋欲得太后心令楚服而見委曲迎合之太后自不得不見而說說則大事萬全無失矣大賈之術蓋如此

歸有光曰史載太后事則秦政不常子也不常巧於取秦而不能使其子不誅其身豈夫奪之蓋耶抑其執有不易明者耶

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較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羸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得羸而飲醜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儉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年壬子按史索隱曰名子楚

始皇帝

莊襄王子元年乙卯按史名政

司馬遷曰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
司馬光曰甘羅以稚子名顯于世非有佗奇畧正以執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按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周制秦制未必盡合秦自有中庶子官少子疑是中字之誤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

或別有少庶
子高以為文
信家臣亦牽
合
按莊子逸篇
云帝衣八歲
而堯師之此
言項橐七歲
為孔子師古
之聖賢必有
師其名見經
傳間多矣蒲
衣項橐誠何
如人列女傳
畢子生五歲
而贊禹言幼
悟者其最乎

茅坤曰切中事
情

之文信侯

元作君

叱去曰

補曰姚云魯作曰去語勝

我自行之

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其羅曰夫項橐

列子有問日出

者豈其人乎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

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其羅見張

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

取不知其數穰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

武安君也其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

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

見用於秦

孰與文信侯專曰

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

專與曰知之其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起傳言賜劍

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

曰請因孺子而行

因之請於文信離嬰注孺子童子

今庫具車

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其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

悼襄

趙王郊

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

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

柳宗元曰彼甘
羅者左右反覆
得利棄信使秦
背燕之親已而
反與趙合以致
厄於燕天下是
以益知秦無礼
不信函谷閱若
虎豹之窟羅之
徒實使然也

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
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
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
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
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補曰史云
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索隱云
謂以十一城予秦
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
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
頓子曰天下有有補正曰一
本有姚同其實而無其名者

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
者商人是也無把鈹推耨之勞鈹芸苗耨耨耨
耨補曰徐按詩

傳鎮鈹也七遙反子書鈹
同耨亦芸田器莊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
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
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
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然而怒悖艷同語色艷如也補曰
艷如說文文今論語作勃頓弱

張居正曰先激
之而後信其說
乃此策之常套

陸深曰掩猶被也

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

始

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

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

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

資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

入其社稷之臣

於秦說之使

即韓魏從

補曰一本

而天下可圖

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

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

且敬且養

楚王即雖

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

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

趙良將幽王七年殺

之此十

齊

補曰一本此

入朝四國畢

元作

從

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韓魏是上巳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

頓子之

說也

說始皇在十年還太后前此要終言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睢而其說過之遠矣

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正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

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背秦

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頓弱鎮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未

許應元曰直言他國之強不足恃使秦自悟而陰消其暴弱之氣所謂隱諷之

張居正曰二國千乘之宋也此句有誤或者以厭案萬乘之國二為一句下作困千乘之宋也亦通

嘗正諫遷毋之失又非茅焦比二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

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

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日猶舉

左案齊言舉兵於左則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

國厭言案之不一正曰厭二國千乘之宋也宋

益涉反培壓也又伏也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

今使齊魏如之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

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莫

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

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僖二十三

注不明此強節入質贄通即下而朝於邲鄆之

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邲鄆者莫不夕補令朝

行魏伐邲鄆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因退

為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澤乘夏車夏取其

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

稱夏王夏中一補正曰朝音潮即下十二朝為

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聞之舉

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有壤地梁王身抱質執

壁質贊同羔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

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不至如此所稱

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後正曰按大事記周顯王

十六年魏惠十八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

十二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齊乘

其救敗之桂陵二十七年秦孝公會諸侯於逢

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遂為逢澤之遇按魏

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據

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三十年齊宣二年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馬陵魏世家書

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桂陵

馬陵易混故爾其後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

怒楚魏策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

十年楚成六年楚伐齊大敗申縛于洞上今以

此考之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

為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

舉兵伐魏一語在魏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

-5 215 45 915" data-label="Text">

而上文伐邯鄲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

泗上十二諸侯言之亦未免舛也大事記又

謂魏為逢澤之遇天下皆從又梁君驅十二諸

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拔邯鄲後

稱王則無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

可疑者也父諱楚威七年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縶齊將楊之而大敗申

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

魏之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押夜戒

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正曰聽罪

於西說趙說使人壯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

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於是積薄

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

間高注紂當為楠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

此哉郢為強絕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章先言趙強而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

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

秦之攻故云為六國說也

陸深曰歷言強不可恃至末獨以楚發明之亦是結法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文正曰見下也將以攻秦秦王召群

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柰何群

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

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

以王本衣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之以王

姚本舞劉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

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

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

張洲曰戰國之世所謂使貪使詐使賤使仇使愚之日也取其益國耳安問其盜於梁臣於趙耶且非獨非韓之庶孽乎

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

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

也三晉滅久矣正日無考當從舊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

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

權

補日一本此下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

梁監門子

監門卒也

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

世監門子

父死子繼日世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

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

厲礪同

王召姚賈

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

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

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

女工巧

有婦功也

天下願以為妃

妃匹也補日妃當音配曾參止之身

云云即陳軫說

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

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

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元作

讒而殺其忠臣

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

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

逐夫

婦逐之也

朝歌之廢屠

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日廢補日

楚辭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集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日下屠

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子良之逐臣未棘無問者不得并拊擊之也

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鈞於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為庸不見用也

五鄩為鄩蓋鄩鄙之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疑衍**南陽之救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蔽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桓

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穀羊皮鬻之補曰說見上說苑鄒子說梁王曰

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迎客之

舍人也云**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云亦此類**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

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正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

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披斬祛豎頭有竊藏二事

鄒陽書文公親其讎而強伯諸侯注以為寺人勃鞞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鳧須即豎頭須也二事**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天下**皆可通

補曰姚注曾**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淵並見莊子**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

董份曰非卒死
于秦田不能察
愛憎而深言也
哀哉
按史記以李
斯遺非葉使
自殺韓非欲
自陳不得見
遂死此則以
秦王誅韓非
未知孰是

察其為已用

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故可為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

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

咫尺之功者

八尺曰咫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

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

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姚賈之說也燕策蘇秦蘇代之辭亦此類秦王曰然乃

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為

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嘗

伐燕而之噲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祭憤故其所

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正曰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為齊

宣王為是祭憤凡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

閔大詆高氏而以此為稱首夫學者考訂於千

載之上義理事徵而已歲月名字之差互者當

傳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徵者或

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

妄詆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

趙使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

臣也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秦

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此策姚賈梁

監門子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時者殆非一
姚賈矣姚以舜姓得為陳高不為無據使誠孟
子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
則非然非知的為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為孟
子書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矣唯之噲之後
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九年卒僖
王立燕噲七年當湣王十年書噲子之皆死惟
孟子以為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鑑所據秦
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

李 塗曰李斯
上秦王書論逐
客起句即見事
實最妙中間論
不出於秦而秦
用之獨人才不

宣王伐燕即薨次年潘王立宣潘之年或亂而
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
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
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劉取國策而易宣以潘
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
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
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廢所
傳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為之
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
徒得以肆其說矣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為率
意繆妄鮑之詆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
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為陶唐氏昔人譏其不
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
類此學者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
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

出於秦而秦不
用反覆議論痛
快深得作文之
法未易以人廢
言也
又曰文字起句
發意最好李斯
逐客書起句至
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張伯玉作
六經閣記謂六
經閣者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
尊經也亦是起
句是意但以下
筆力差之
徐中行曰百里
奚晉人入秦後
秦亡走宛繆公
贖歸
鄒守益曰李子
後人主之德設
喻進諫而詞氣
精采終篇無一

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
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
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
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
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

字懈怠乃是一
種巧思者熟
讀此等文字纔
能打破得此等
閑寂其過人也
遠矣

歸有光曰文章
用意庸庸易起
人厭須出人意
表方為高手此
書借人揚己以
小喻大下筆自
驚世駭俗歐陽
永叔明黨論可
與此參看

董份曰秦王性
好侈大故歷以
紛華進御聲色
之美皆其心此
善說之術也

歸有光曰三段
一意反覆而語
不相沿益見精
采後世文人焉
得有此

王鏊曰以韶虞
與鄭衛並說此
戰國之晉

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敗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
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踈士而不用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
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
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騃
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
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瓶彈箏搏髀而歌呼
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瓶而就鄭衛退

商... 二... 三... 樓昉曰此先秦
古書也中間兩
三節一反一覆
一起一伏畧加
轉換數箇字而
精神愈出意思
愈明無限曲折
變態誰謂文章
之妙不在虛字
助語乎
林希元曰只就
逐客一事生枝
葉反覆頃伏有
無限態度無限
精神譬如韓信
用兵運智出奇
尋常不可憶度
真秦漢間第一
等文字

羅洪先曰觀李
斯逐客之書則
秦固以客興觀
齊人松栢之歌
則齊人又以客
亡客何所不有
哉在官所擇耳
子思孟子荀卿
子順亦當時之
客也如時君之
不用何用之則
秦之客又何足
道
茅坤曰斯文之
工千年以來所
絕少者
楊慎曰逐客書
反覆議論組織
葩薄而意切至

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
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
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
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戰國策譚椒卷第三下 終

董份曰反覆駁辨至此斷决有烏獲賁育之力秦之氣也徐中行曰激切婉曲樓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畧加轉換數箇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林希元曰只就逐客一事生枝葉反覆填伏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譬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憶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

羅洪先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茅坤曰斯文之工千年以來所絕少者楊慎曰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能薄而意切至

張兆炎曰設斯于此時因逐而去則後無五刑之慘矣故曰塞禍得馬馬知非

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戰國策譚椒卷第三下 終

澤國策論

王乃制殺容

自盡而代樹

而願思者衆

澤國無武不可斷也秦

不效而向秦又不入秦也

以資婦固本資容以業

澤國無武不可斷也秦不效而向秦又不入秦也



